

学生戏剧节 演绎“戏剧之城”未来篇

记者 胡春萌



青春表达 尝试戏剧舞台上的更多可能

在光华剧院的舞台上,首都师范大学话剧团带来的《天之骄子》以其恢弘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人性探讨赢得了观众的赞誉。作为今年天津大学生戏剧节“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”的开幕剧,这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唐烨、韩清等全程指导的剧目,将三国时期曹氏兄弟的权力纷争与人生抉择搬上校园舞台,展现了青年一代对经典作品的独特诠释。

在剧目创作上,首都师范大学版《天之骄子》以北京人艺经典剧本为蓝本,由非科班学生演员倾情演绎。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,将自身学科背景融入角色理解,赋予人物鲜明特色与年轻化表达,为天津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剧体验。舞美设计上,学生团队发挥专业特长,通过电脑设计结合3D打印技术,实现复杂道具的轻量化与便捷携化,既还原剧情所需厚重感,又体现高效创新的制作理念。

天津大学生戏剧节作为天津戏剧节的重要组成部分,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,构建起覆盖全市56所高校及部分中学的立本化美育实践平台。本届大学生戏剧节设立剧目征集展演、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、专业戏剧观摩、校园戏剧工作坊等多元活动。同期启动的天津银行·2025天津戏剧节暨首届天津中小校园戏剧节面向全市征集作品,为中小学生们搭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戏剧艺术交流平台。经过各学校征集评选,组委会共收到大学

生作品73部,中小学生作品114部,目前评委会已完成对所有作品的视频复评,下一步将开展线上线下终评展演。

在众多参选作品中,有很多原创作品颇具新意,其中,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原创肢体小品《骂鸭》给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作品以其荒诞幽默的寓言风格和融合戏曲、现代肢体剧的表演语言,展现了对传统故事的创新演绎。这部改编自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作品,通过皮影戏、街舞、拉丁舞等多元艺术的融合,将“偷鸭遭报应”的故事升华为对“贪婪”与“侥幸”的深刻讽刺。

“我们搭建这个平台,是期望让青年学子互相观摩、交流,从而提升他们的鉴赏力和文化自信。”北方演艺集团艺术生产中心副主任、学生戏剧节负责人郑琳在采访中表示,本届大学生戏剧节首次设立“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”特色板块,正是为了打破地域界限,汇聚三地高校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,形成美育资源共享、艺术人才共育的协同发展新格局。

而首次增设的天津中小校园戏剧节,则旨在为孩子们搭建更广阔的展示舞台,让戏剧的种子在更早的年龄生根发芽,郑琳解释:“在前两届天津市大学生戏剧节举办时,就有不少中学积极报名参加活动,一些中学还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,比如滨海新区的紫云中学等,这充分显示出天津深厚的戏剧基础。所以今年,我们在进行大学生戏剧节的组织工作时,就希望扩大戏剧节参与人群的范围,要囊括大中小学生。但是毕竟大学生跟中学生在时间、精力、能力上会稍微有一些区别,所以我们需要分层、分别组织活动,同时举办第二届天津大学生戏剧节和首届天津中小校园戏剧节。”

郑琳在采访中多次强调,学生戏剧节最珍贵的特质在于“未被‘专业化’‘商业化’规划的创造力”。她认为,年轻创作者更应关注当下生活,那些从课堂里长出的故事,在宿舍对话中诞生的台词,才是真正属于学生们的戏剧语言,“他们不必考虑市场风向,这种创作自由反而催生了最本真的艺术表达。”

戏剧教育 塑造人格的“另一所大学”

“戏剧教育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演戏,更是一种思考方式,一种感受和共情的能力。”《天之骄子》中曹植扮演者、首都师范大学学生

天津,被誉为“戏曲大码头”“中国话剧摇篮”“曲艺之乡”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戏剧之城”。如今,这座浸润着戏剧传统的城市,正在为戏剧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写下崭新篇章。

正在举办的2025天津戏剧节暨第三届天津大学生戏剧节和首届天津中小校园戏剧节,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,更是一次关于美育、文化与城市未来的深度对话。

和瑞博坦言,戏剧让他能够跳出自己的人生框架,体验不同的人生角色,这种体验对他的个人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正是戏剧教育独特魅力的体现,它不仅是表演艺术,更是一种人格教育、生命教育。

谈及此次参演《天之骄子》的收获,和瑞博说:“在排练的日子里,我收获了无数难忘的瞬间。演出团队克服了重重挑战,从道具组装到舞台搭建,再到最后的合成调整,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坚持。面对困难时,大家始终团结一心、永不放弃,这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,更让我们懂得了友谊的真谛——它是在并肩作战中绽放的光芒。”

首都师范大学版《天之骄子》是首都师范大学携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展的共建剧目。在排演过程中,北京人艺派出以导演、演员、舞美等组成的70余人的专业艺术团队,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参演团队进行了全程指导、支持和保障。作为首都师范大学话剧团导演,程明从《天之骄子》首轮排练起便全程参与。她回忆,首次与唐烨导演交流时,团队因缺乏古装戏经验而倍感压力。“唐烨导演告诉我们,曹氏三兄弟的年龄与你们相仿,年轻人自有独特的诠释方式。”这一理念成为创作核心。从剧本研读、角色分配到舞台合成,北京人艺的老师们提供了全方位支持,甚至将服装、道具等资源直接共享给校园剧团。

作为非科班团队,演员们面临台词、身段等多重考验。程明提到,历史学院同学为角色背景提供学术支持,文学院学生则通过诗文解析帮助演员理解人物关系。例如,在排演曹植悼念王粲的片段时,演员们因深入研读祭文而真情流露,甚至有人当场落泪。曹操的扮演者自幼学习戏曲,程明特别提到其带来的专业指导:“他邀请戏曲演员为团队设计身段,让古装戏的表演更具仪式感。”这种跨专业融合,既保留了经典剧作的厚重感,又注入了青春活力。

程明认为,戏剧教育对大学生成长至关重要。她观察到,许多内向的演员通过排练逐渐打开心扉,甚至在生活中变得更加自信。“戏剧是团队协作的艺术,从编剧到演员,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倾听与表达。这种经历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审美能力,更增强了沟通与抗压能力。”

此次赴津演出是话剧团首次完整剧目异地展演,程明坦言,初期因缺乏合成经验而手



忙脚乱,但组委会的包容与支持让团队迅速适应。她表示,此次大学生戏剧节为三地学生提供了交流平台,而天津作为“戏剧之城”的文化底蕴,更让师生们感受到传统与创新的碰撞。

首都师范大学团委书记王洵认为,校园剧团的建设和演出活动,已成为学校“生命体验、生命教育、集体荣誉感培养、团队协作能力提升及个人综合素质提升”的重要平台。戏剧教育对学生的心理建设具有显著成效。部分存在心理困扰的学生通过参与话剧团活动,在完成剧目创作并登台表演后,不仅建立了自信心,更重塑了心理支持系统,实现了心态的锻炼与释放。剧团学生普遍展现出对集体和舞台艺术的热爱,这种专注与投入的创作态度会自然迁移至学习与生活中,为个人成长注入持续的正向动能。

郑琳谈及此次戏剧节参评作品:其中部分作品由中学生独立编导,内容以课本故事为蓝本,通过研究历史背景、延展故事情节、设计道具布景,学生完成了从文本到舞台的二次创作;还有许多学校将校史或本地名人故事改编为剧目,既传承了文化,又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。郑琳表示:“戏剧教育通过排演作品,让学生们深刻理解社会背景、人物心理,这种主动的探索和创造过程,远比单向的讲座或报告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,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德育和美育效果。”

戏聚天津 传承“戏剧之城”的文化基因

天津的戏剧教育基因可追溯至20世纪初,李叔同先生将现代戏剧引入中国,奠定了天津作为“中国话剧摇篮”的地位。随后,在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倡导下,南开学校的学生排演了大量话剧作品,张伯苓先生说:“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

的经验。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,戏剧中有小丑、小生、老生等,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,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。”

南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、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佳指出:张伯苓先生把戏剧当作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,这种“以戏育人”的理念,深刻影响了天津的戏剧文化氛围。南开学校不仅是中国话剧的摇篮,也是京剧海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。张彭春先生作为南开校友,曾担任梅兰芳剧团总导演,成功将京剧推向美国舞台,为中国戏曲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。刘佳认为,“这种‘用艺术传播中国声音、以艺术互鉴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’的成功实践,是南开戏剧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,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。”

时至今日,天津依然是一座为戏剧而生的城市。从老一辈艺术家的坚守,到青年学子的热爱,戏剧文化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。天津众多高校的戏剧社团蓬勃发展,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原创作品。“张伯苓的戏剧教育理念与今天一脉相承——通过排演戏剧理解社会、激发思想。”郑琳强调,天津戏剧节等大型活动的举办并非突然兴起,而是天津传统戏剧文化血脉的延续。天津北方演艺集团等专业机构与学校的深度合作,更让天津的戏剧文化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
刘佳表示:“天津是戏剧文化的热土,传统戏曲艺术在这里经过不断传承发展,形成了独具魅力的‘津派’风格;天津也是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策源地,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孕育了多种来自异域的戏剧样式。与戏剧相关的活动是天津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也是天津城市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特色。当前,戏剧的教育功能、疗愈作用及其对于人格完善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,而自2023年天津成功举办第一届大学生戏剧节以来,校园戏剧活动也开始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,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未来,无论是专业院团的进校园活动,还是校园自发的戏剧活动,都应该始终聚焦‘立德树人’根本任务,努力以高水平的艺术呈现鼓舞和引导当代青少年,助力天津城市文化品格的不断提升。”

今天,天津戏剧文化的传承是历史基因、教育实践、城市特质的三重奏。通过搭建平台、深化合作、激活基因,天津正将戏剧传统转化为“戏剧之城”的当代活力,让戏剧成为城市文化自信的鲜明注脚。“戏聚天津”作为城市文化品牌,在2025年天津戏剧节期间被正式提出,郑琳认为其本质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外化,从生活习俗到艺术表达,戏剧早已成为城市灵魂的一部分。

郑琳介绍,天津戏剧节期间,北方演艺集团通过“剧目展演+专业戏剧观摩+校园戏剧工作坊”模式,推动专业资源向校园倾斜。一方面,邀请大中小学生代表观摩重点剧目,提升审美素养;另一方面,组织戏剧专家进校园指导社团活动,形成“展演—反馈—提升”的良性循环。展望未来,戏剧教育必将在天津戏剧文化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,它不仅是培养观众和艺术爱好者的摇篮,更是塑造城市文化品格、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力量。

舞台上,青春与经典交相辉映;校园里,传承与创新和谐共生。这场戏剧节,已然成为津门文化版图上的又一颗璀璨明珠,照亮了青年学子的戏剧之路,也为天津这座“戏剧之城”描摹出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龄的人在这里与刺绣结缘,我们为每位来访者量身定制了不同的体验方式。

我们开发了不少接地气的文创产品,比如挂件、双面绣手帕、刺绣扇子、香包,还有以文化街、天津站等地标为题材的小镜框。这些伴手礼既精致,又承载着天津特色,受到了游客的喜爱。

在博物馆里,外国游客则偏爱便于携带的装饰绣画。我们特意开发了软裱工艺,把绣画装裱成卷轴,方便游客携带。前年一对来自迪拜的夫妇,选中了一幅沙漠主题的绣品,他们对东方手工技艺的赞叹,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。

记者:您对于联升斋的未来有什么规划?
吴庆英:去年我们接待了八千多位参观者,这个数字给了我们信心,也让我们看到了方向。下一步,我们要做两件事:第一是真正走进年轻人的世界。现在的消费主力是敢于花钱的年轻人,我们不能总守着传统的牡丹山水。我们开发了“路路通”挂件、妈祖小挂件这些轻巧文创,就是发现年轻人反而喜欢这些有美好寓意又时尚的小物件。传统技艺需要用当代人看得懂的语言进行文化表达。第二是打造便于携带、有创意的旅游产品。不是所有游客都会买大型绣画,但一个精致的刺绣书签、一个融合地标元素的手机壳,可能正是他们想要的天津记忆。

不过在创新路上,我们确实面临着挑战。如何平衡技艺的严谨与市场的需求?我们尝试过和高校师生合作进行创作,但发现他们天马行空的设想,有时很难用针线完美呈现。绣制一幅抽象画作品需要几个月,如果市场不认可,这个成本我们承担不起。我们也探索定制服务,比如人物肖像、宠物绣像,甚至按客人要求组合不同画作元素。这确实是条路子,但每件作品都是孤品,无法批量生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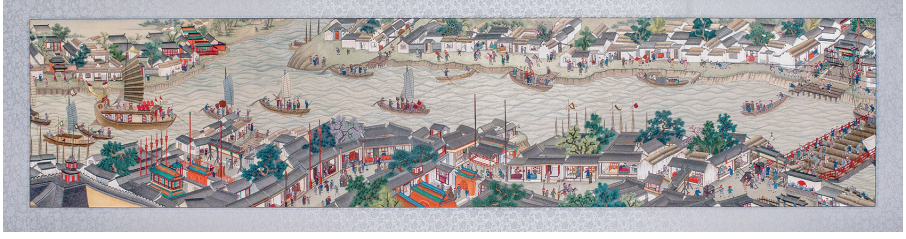
刺绣这门古老技艺,创新不等于颠覆。我们绣过仿油画效果的作品,很精美,但通过销售统计,我们发现客人还是偏好传统题材的作品。你很难想象把《清明上河图》绣成抽象风格会是什么样子,创新不能丢了魂。

但我始终相信传统刺绣的生命力。它就像一棵老树,根要扎得深,枝叶却要向着阳光生长。我们这代人要做的,就是让古老的针线说出当代的故事。也许下一个爆款,就是某个年轻人设计的动漫角色与传统针法的完美结合。

这条路不容易,但每当看到年轻人在我们博物馆里惊叹刺绣之美时,我就知道,所有的尝试都值得。毕竟,技艺要传承下去,光靠我们这代人还不够,必须让年轻人觉得:这门手艺,真酷!

吴庆英 以针为笔绣时代新篇

记者 张洁



在天津古文化街的联升斋刺绣艺术博物馆里,千针万线正静默诉说着传承与创新的故事。联升斋刺绣第四代传承人吴庆英既是守业者,更是开拓者。2014年“联升斋刺绣艺术博物馆”开馆,联升斋从一家传统店铺成长为集绣制、展览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。从恢弘长卷到让年轻人爱不释手的文创小件,从高校课堂到国际展台,古老针法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支点。吴庆英认为,真正的传承,是让传统手工艺在与时代的对话中,不断绽放新的光彩。

上河图》《潞河督运图》等经典作品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,我们几乎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这幅传世名作上。很多人以为这幅画颜色单一,可真正下针才知道,光是虹桥这一段,就要用上几十种相近的色线层层渲染。每个人物的神态、每座建筑的结构,都要反复琢磨,一针都马虎不得。《潞河督运图》是描绘天津三岔河口漕运盛景的长卷,每次看到它,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舟楫击浪之声、船工吆喝声。我们要用丝线表现出这些生动的细节。当最后一线收针时,我仿佛看见清代运河的繁华就在眼前流动。

这些年来,我深深体会到联升斋刺绣的精髓就在“平、光、齐、匀、和、顺、细、密”这八个字里。每一针都要平整光滑,每一线都要均匀顺滑,细密之处甚至要在方寸之间绣出三十二分之一之的丝线。正是这样的功夫,让我们的绣品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,都能看到流光溢彩的变幻,比如猛虎的毛发根根分明,牡丹的花瓣薄如蝉翼,山水的远近层次分明。

要让年轻人觉得这门手艺真酷

记者:您认为传统手工刺绣的生命力是什么?
吴庆英:我们的绣娘大多来自苏州乡村。在那个就业选择有限的年代,女孩子三五岁就开始拿针线,上学回来还是绣花,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。但奇妙的是,尽管如今选择多

了,很多绣娘到外面打工后,还是会回来。为什么?因为刺绣早已融进了她们的生命。

绣娘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,颈椎腰椎都受不了。可哪个工作不辛苦呢?她们说,在工厂打工虽然轻松,但手里没有了丝线的温度,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现在我们的绣娘确实年龄偏大了,年轻人愿意学的少。机绣一天能出几百幅,手工绣可能一天只能完成一片花叶子。但机绣和手工绣完全是两回事。首先线就不同。我们用的是蚕丝线,是蚕宝宝吐出的最原始的丝。一根丝线要手工劈成16丝,每丝再劈成32毛。光是劈丝这个过程,机器就替代不了。机绣用的大多是化纤线,少了蚕丝的灵气。绣制工艺两者也差别巨大,手工刺绣讲究渐变过渡,一个花瓣从深红到浅粉,需要绣娘用几十种色线刺绣。而机绣只有固定几种色号的线,深就是深,浅就是浅。你如果把两幅作品放在一起对比,一眼就能看出差别:手工绣品立体灵动,机绣作品平整呆板,缺少了那份神韵。

记者:您如何让年轻人爱上这门古老的手艺?
吴庆英:我们在传承上作了不少尝试,联升斋积极与高校合作,和天津工业大学、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,成为学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培训基地。我特别欣慰的是和中德应用技术学院的合作,他们把刺绣课列入了教学计划,学生们来我们这里学习可以得到学分。从最基础的针法开始,